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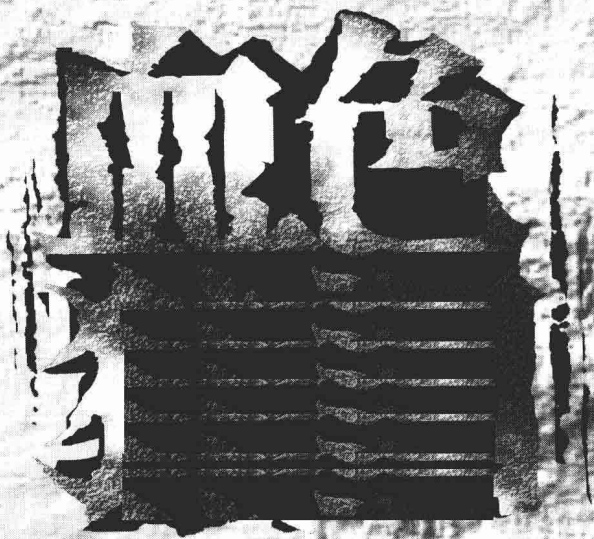
为国家而战的热血男儿只有直面沙场才能顶天立地！
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一个抗日英雄
的成长过程……

血色黎明

王国威◎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为国家而战的热血男儿只有直面沙场才能顶天立地！
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一个抗日英雄
的成长过程……



XUESE
LANGYAN

王国威◎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狼烟 / 王国威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9-03040-7

I. 血…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501 号

血色狼烟

XUESE LANGYAN

王国威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嘉 马春起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TEL: 13436386760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 × 1 00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44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040-7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神武少年 001

第二章 血海深仇 005

第三章 狙杀蘑菇岭 011

第四章 突生变故 019

第五章 急援城池 024

第六章 冒死突围 029

第七章 绝地厮杀 033

第八章 炸毁坦克 038

第九章 逃离虎口 042

第十章 兄弟相遇 048

第十一章 煤矿历险 053

第十二章 义结金兰 057

第十三章 青龙山擒匪 063

第十四章 飞崖求生 069

第十五章 突击排 074

第十六章 残酷训练 078

第十七章 午夜出击 084

第十八章 偷袭夺炮 090

第十九章 阻击迂敌 095

第二十章 一个不留 100

第二十一章 拼死插向老虎岭 103

第二十二章 劫杀日将 111

第二十三章 引敌入瓮 120

第二十四章 激战前夜 126

- 第二十五章 亮剑码头 132
第二十六章 强敌压境 138
第二十七章 血战台儿庄 145
第二十八章 大转移 151
第二十九章 山地夜战 158
第三十章 渡口历险 165
第三十一章 车站搞弹药 171
第三十二章 遭遇战 178
第三十三章 绝处逢生 184
第三十四章 密道 191
第三十五章 浴血攻城 200
第三十六章 干掉鬼子狙击手 205
第三十七章 侦察路线 212
第三十八章 营救军长 218
第三十九章 新四军 227
第四十章 渡水桥血战 237
第四十一章 夜袭补给站 249
第四十二章 反抢滩登陆 259
第四十三章 死守青云山 272
第四十四章 泅渡求生 278
第四十五章 参加新四军 285
第四十六章 继续战斗 290



第一章 神武少年

1937年，山东地面上的冬天较之往年显得格外漫长。

大雪下了一天一夜，黎明时分，雪住天晴，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银装素裹，一片苍茫。

官道上，远远地跑来一辆马车，高头大马，打着响鼻，四蹄翻腾，一团团的积雪被踏得漫天飞舞。

赶着马车的小伙子名叫庚威，手执马鞭的他还在想着火车站遇见的那个女孩儿，女孩儿十七八岁的光景，学生打扮，扎着可爱的麻花辫，穿斜襟棉衫，披着紫色围巾，给人一种清纯尊贵之感。

听到女孩子惊叫的时候，庚威正隔着车窗给吕博文递行李，听到惊叫，庚威一回头，发现女孩儿人上了车，行李和胳膊却被人群挤在了车门外边，见此情景，没有多想，庚威就挤了过去，拨开人群，用力一撑，撑出一道缝隙，女孩这才把皮箱拉了进去。

车开动了，女孩儿隔着车窗冲庚威挥手致谢，一笑，嘴角处露出两个好看的酒窝，那是庚威活了十九年从不曾见过的微笑，如此地迷人，像一支神秘的利箭，一下击中了他心底某一根最隐蔽的琴弦。

一路上，庚威都在回忆着女孩儿的笑，有点忘情，以至于从前面开来一支队伍，他都浑然不觉，等他终于发现大事不好时，已经晚了，咣当一声，马车跟对面过来的炮车撞了。

几个士兵像火烫着屁股似的，慌里慌张地跳下车，弯着腰检查火炮，一个兵还夸张地尖叫着，“哎呀，哎呀，班长不好了，我的天，还真挂着了，漆都擦掉了。”

那个被喊做班长的兵立时气得脸色涨红，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大喊：“马三，你们几个把这小子给我围住，别让他跑了。”

呼啦，几个兵就用枪把庚威顶了。

庚威不怕枪，相反他还特别喜欢枪，打小，他就喜欢拎着吕鸿运家那杆老套筒上山打獐子，可乍一下子叫这么多条枪给顶住脑门，还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难免有些紧张。

庚威用手一托其中一个兵的枪管，说：“老总，别这样行吗，我又没犯啥死罪，这枪万一走火了，咋弄？”

那个兵说：“呀，他娘的，胆不小啊，还敢动，你再动？再动老子一枪崩了你。”

庚威也一下火了：“咋了？”

那个班长拨拉开人群，抢上一步，用枪一抵庚威的脑袋，“他奶奶的，咋了，你说咋了，你把我的炮挂坏了你知道吗？”

庚威说：“老总，我承认这事是我不对，真挂毁了你的炮，我赔就是了，也犯不着拿枪对着人脑袋啊！枪这玩意，是闹着玩的吗？”

那班长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妈的，你个毛蛋孩子口气不小，你知道这是什么炮吗，啊，这是克虏伯榴弹炮，德国造的，漂洋过海，走了上万里路弄来的，你赔？你赔得起吗？！”

庚威听了这话，也一下软了。

那班长说：“甭废话，马三，把他捆了。”

那个叫马三的兵一挥手，几个兵就围了上来，七手八脚地要捆庚威。

庚威也是二杆子脾气，野惯了，哪能束手就擒，只一甩胳膊，一个兵就被他推了个屁股蹲。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那班长跺脚大骂：“呀，你小子真是不知死活了啊，竟敢袭击军人，哥几个，一起上，灭了他。”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庚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大大小小的架打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他不怯乎这个，索性将手里的缰绳一扔，甩了甩手，支了架势决心跟这伙当兵的比画比画。

马三的拳头照着庚威的面门就砸了下去。庚威将头一侧，身形一闪，拳头落空，马三更加上火，第二招饿虎掏裆跟着又到，庚威移步，背手撑了车帮，一攒劲，人腾空而起，跟着闪电踢出一脚，正中马三的手腕，疼得马三哇呀一声，刚要抽手，啪的一声，庚威的另一脚又到了，马三站立不稳，咯澄澄，连退数步，连并后边的几个兵一起砸倒。马三痛得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爬起来，呼啦着嘴角的血，哇哇大叫：“兄弟们开枪，开枪。”

几个兵就呼啦着拉枪栓。

“住手。”这个节骨眼，一个军官带着一伙人冲了过来。

第一章 神武少年

“孙排法，咋回事？”

孙排法就是那个班长。孙排法慌里慌张地转身给军官敬礼：“报告团长，这小子撞了咱们的炮，还动手打人。”

军官拧脸看庚威，庚威一梗脖子，一脸的不服气。

那军官四十多岁，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络腮胡刮得铁青，戴大沿帽，穿着黄色毛料军服，腰间紧扎着宽牛皮带，皮带上斜插着一把德国造24响，威风凛凛。

“叫什么名字？”

“庚威。”

“多大了？”

“十九。”

“哪的？”

“本地的。”

军官抬脚前迈，一把抓了庚威的手，“哈！这么说，咱是老乡啊！”说着，军官的大手猛地用力，庚威看出来了，对方这是在故意试自己呢，于是手腕一硬，两个暗中较起了劲儿。一番较量，军官松了手，在庚威的肩膀上拍了拍，点点头，“嗯，不错，有两下子，跟我当兵，愿意不？”

“不愿意。”庚威脱口而出，很明显，这话根本没过脑子，考都没考虑。

军官原本笑咪咪的脸刷的一下就阴了下来，“大胆，来人。”

“有。”后边闪出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

“拉出去，枪毙。”

不容分说，几个兵就把庚威架了。

这下庚威也毛了，大叫：“你凭什么杀人，我犯了哪条王法？”

军官说：“眼前小鬼子打进来了，国难当头，你小子年轻力壮，却推卸抗战保国之责，民不爱国，国不爱民，怯阵怕死者，必死，少废话，拉出去，毙了。”

几个兵扭了庚威就走。

事情弄到这份儿上，庚威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跺脚大骂：“我日他祖奶奶，小爷自打娘胎里出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当你这个兵吗？”

军官一摆手，几个人站住，“为啥？”军官虎着脸。

“咱山东人，三岁娃娃都讲究个情字，再看看你这部队，从上到下，却不拿兄弟的命当回事，说杀就杀，说砍就砍，在你这样的人手下当兵，也没啥鸡巴意思，有种去找小鬼子真刀真枪地干啊，弄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算本事！”

所有人的心都揪成一团，天神爷，这小子真是不要命了，这话都敢说。



没想到，军官在微微一怔之后，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好，是条血性汉子，带回来，不杀了。”

在场的人都迷糊了，团长今儿唱的哪出。

军官说：“小子，到底想活想死？”

庚威也不怯乎：“今儿栽你手底下了，生死由你，随便。”

军官说：“好，今儿咱就赌一把，你不是很能打吗，我用一个班对付你一个，也别说我欺负你，打输了，子弹爆头，你必死，打赢了，没二话，我既往不咎，你走人，敢不敢打？”

庚威笑着哼了一声：“奉陪。”

军官也不再废话。“孙排法。”

“到。”

“带你全班兄弟，给我上。”

说练就练。

孙排法率先出招，一拳抡出，半空中，却被庚威伸手抓住，顺势往怀里一带，膝盖往上一顶，再看孙排法，人已呈狗啃泥姿势仰面栽倒。

其他几个兵一看班长被撂倒了，发一声喊，齐扑而上，庚威知道是得亮点真功夫的时候了，于是拿出跟师傅这么多年苦练的本领，上打下护，移步闪形，频频出招，几乎招招制敌。

好一通厮杀，把围观的那些兵几乎都看傻了，以前光从戏文里听说山东出好汉，只当传说，没想到今儿是真见着了，这小子出拳之准，踢腿之快，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超乎想象。

几个回合下来，一个班的兵无一例外，全被撂翻，一个个哼哼叽叽，趴地不起。

庚威握拳看那军官，“老总，军中无戏言，俺打赢了，可以走了吧？”

军官被庚威这通身手也弄得有点迷怔，好半天才吼道：“给我捆了！”

一队士兵应声围了上来。

庚威眼珠子一瞪：“吓！出尔反尔，身为军人，你咋说话不算话？”

军官嘿嘿一笑：“小子，你还嫩啊，啥叫兵不厌诈？带走。”



第二章 血海深仇

天色黄昏。

庚威跟着部队在微山湖边一个小村庄驻扎下来。

吃了晚饭,有两个兵过来,说:“跟我们走。”

“去哪儿?”

“甭废话,团长找你。”

去团部的路上,从两个兵口中,庚威得知这支部队隶属国军第十七师,团长叫陈占魁,就是下午捆他的那个军官,那个年龄稍大点的兵还跟他再三交代,“咱现在去见团长,到了地儿,你小子可注意礼节,别愣头愣脑的,见了团长要立正敬礼,听到没?”

“他是你们的团长,又不是我团长,我给他敬啥礼?”

另一个兵说:“我日,你小子咋还是头犟驴啊,论犟,你比不上团长,团长吐个唾沫就是个钉,放个屁都能砸个坑,下午他老人家的话你还没听明白吗,愿意不愿意,这兵你都得当,还由得了你?”

庚威咬了咬嘴唇,不吭声了。

这个村在微山湖边上,估摸着离吕家沟不远,庚威都想好了,一有机会,他就得逃跑,眼下光说打小鬼子,可连个鬼子毛都没见着,再说,就算鬼子来了,他也不怕,有他师父和上百名师兄呢,这帮人才是真正的刀枪不入,小鬼子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屁。

那个老兵的脾气显然要好些,和风细雨地跟庚威说话:“咱团长也是你们山东的,十六岁当兵,从长城线就开始跟小鬼子干,曾经带着一个排夜袭鬼子营地,他一个人,一把大刀砍掉二十多个鬼子的人头,却带着兄弟们全身而退,获得过一枚统帅部奖赏的青天白日勋章,牛人一个。”



三个人到了村南的祠堂，一进去，庚威就看见正堂亮着灯，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上边铺着地图，红的蓝的箭头错综缠绕。

陈占魁正俯在桌子上研究地图，身边还站着几个军官，老兵喊了报告，陈占魁直起身，转脸跟传令兵说：“去把孙排法叫来。”

“是，”传令兵应了声跑了出去。

不大会儿，孙排法跑了进来，冲陈占魁敬礼，“团长，你找我？”

陈占魁说：“孙排法，这个兵就交给你了，给我好好带，到时我有用。”

孙排法有点难为情地看了看庚威，没有吭声。

陈占魁说：“怎么了？有问题吗？”

孙排法挠了挠头，说：“团长，按理说你的命令我得无条件服从，可，可这个兵是个刺头，他一个人能招呼咱们一个班，我怕管不了啊！”

陈占魁说：“那我不管，办法由你来想，我定期检查，完不成任务，我拿你是问。”

就这样，当天晚上，庚威就由孙排法带回班里，把班里的几个兵给吓了一跳，一个个面面相觑，心想，大爷的，这个愣头青咋来了。

孙排法吼道：“都还迷瞪啥，赶紧腾地儿啊！”

马三说：“班长，他咋把他弄到咱们班了？”

孙排法一眯溜鼻子，说：“你以为我想啊，这是团长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甭废话，赶紧腾地儿弄个铺出来。”

马三几人吃过庚威的苦头，既然是团长的命令，再说无益，便都主动跟庚威套近乎。

庚威躺下，枕着双手，睁着双眼，也不搭腔。

马三跟几个人使眼色，那意思别浪费感情了，睡觉吧。

一个兵摊着被子，低语道：“我日，吊不拉唧的。”

睡得正酣，突然一阵短而急促的哨音响起，庚威一激灵，睁开眼睛才发现天刚蒙蒙亮，士兵们快速地穿衣戴帽拿自己的枪，孙排法把一套军装扔给庚威，“别磨蹭，快点穿上，出操。”

新的一天的训练开始了，操练科目很繁琐也很枯燥。一连五天，庚威被马三一些老兵带着没完没了机械地训练稍息、立正、正步走、站军姿。第六天头上，庚威实在够了，他没想到当了兵，不打仗，成天净弄这一套。这跟他身上的那股原始野性极不合拍，他虽然没见过鬼子，可他想，真跟鬼子干起仗来，就眼下训练的这些东西一点没有用。因为他的厌倦情绪，直接导致他的动作跟其他人做不到协调一致，一个上午，弄得孙排法喊了不知道多少遍：“庚威，又是你，净给老子冒泡！”庚威也懒得理会孙排法的批评和提醒，得空就偷懒，不是松下胯，就是摸把鼻子，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

第二章 血海深仇

一转眼,几天过去了,庚威之所以能咬着牙撑下来,得益于实弹射击,这也是唯一一件令他能打起精神的事儿,每当把金黄黄的子弹咔咔地压进弹匣,眼睛、准星、靶子、三点一线,扣动扳机,听着清脆的枪响,他就会立时像一个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变得亢奋异常。抱着枪的瞬间,他会彻底地进入枪人合一的忘我境界。

令孙排法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叫庚威的新兵蛋子,在完全不知道标尺为何物的情况下,竟能在打长点射时,将十发子弹毫无悬念地从同一个弹洞打穿过去,而那个弹洞的位置又是那样的不偏不倚,正处靶子的核心,孙排法用大拇指顶着自己的鼻子,惊叹了半天:“这,这也太他娘的神奇了。”

毕竟不是实战,子弹不能可劲地糟,实弹射击之后,还是枯燥的操课,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天,庚威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借着解手的时机,走出村口,偷偷地侦察了一下地形。

他想他还是得跑。

月亮出来了,清冷的月光水一样透过窗棂流了下来,庚威醒来了,缓缓地睁开眼,四下看了看,所有人都睡着了,房间里酣声四起,庚威摸了衣服轻轻地穿好,拎着棉鞋走到门口,拉门的时候,木门发出一声低微的吱呀声,随之身后传来一个人嗯哼的声音,吓得庚威闪电般在门后蹲下,听了一会儿,那人又翻了身睡了过去,庚威这才穿上棉鞋,跑出院子,村口处有哨兵在巡逻,明处不敢走,专往黑影处钻,出了村口,是一条水沟,已经结了厚冰,水沟两边是大片的麦田,全被大雪盖了,白茫茫一片,显得极其空旷。

庚威跳进水沟,沿着冰凌撒脚如飞,拱着头朝西跑,幸亏冰上有积雪,不是甚滑,即使这样,他还是摔了几个跟头。转眼到了一条堤坝,两边全是碗口粗的柳树,时值严冬,树叶尽落,鸡爪似的树梢上挂着雪团,北风呼呼吹来,刮过树梢时,发出哨子般的尖叫声,大团大团的积雪就哗哗坠落,有几团落进庚威的脖儿梗,瞬间就化了,凉得透心。

沿着堤坝向北一口气跑出不下十里路,感觉不可能有人追上来了,庚威这才放慢脚步,身上的军装被汗几乎湿透了。又走了一段路,庚威感到又饿又困,双腿犹如灌了铅,沉得迈不开步,实在跑不动了,就找了个背风的大树干依着,想歇一会儿再继续赶路,没想到,一歪下,人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却被一阵枪炮声聒噪醒了,醒来才发现,身上的衣服叫北风一吹,结了冰,硬硬的,贴在身上冰凉如铁,冻得他牙关直打架,再支着耳朵听听,那枪炮声是从北边传过来的,显得很遥远,越来越稀疏,像是高潮已经过去,只剩下尾声了,庚威不敢久留,甩开双腿,又是一阵猛跑。拂晓时分,透过暗青色的晨光,庚威就看见了那个离开了近半个月的村庄——吕家沟。

庄稼人都有早起的习惯,按庚威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的经验,这个时候,村里应该有人起床,生火做饭了,可不对劲的是,今天的吕家沟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没有鸡叫,

没有狗吠，没有大人小孩子的喊声，哪怕一声老汉抽烟时沉闷的咳嗽都没有，整个村庄死一般寂静。

淡淡的晨雾在渐渐散去，直觉告诉庚威，吕家沟出事了！

越走越近，庚威的心也揪得越来越紧。

终于，他的预感得到了验证。他先是看到村西的路口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人，妇女小孩子老人都有，周围的积雪被染得猩红一片，看清了，那是血。

庚威的头皮开始有点发炸，他紧走几步，俯下身，扳过一个妇女的脸，认出来了，是孙家的媳妇，庚威喊了两声：“三嫂，三嫂。”

孙家媳妇面如银纸，几绺头发被血液粘在额头上，毫无反应，庚威哆嗦着把手放在她的鼻子下边试了试，没有气息，显然人已经死了，庚威感觉抱着她的手黏糊糊的，低头一看，心里全是血，那血还带着淡淡的余温，是从孙家媳妇的后腰部流出来的，庚威放下孙家媳妇，又一连抱起其他的几个人，可怜的是，全都已经咽气。

庚威想起了吕鸿运一家，撒丫子往村东头跑去，此时，整个村庄已是房倒屋塌，黑烟滚滚，街道两边躺的全是尸体，几只黑狗在撕咬那些死人身上的衣服，看着有人跑来，慌忙窜开，蹲在麦秸垛根处，瞪着冒着绿光的眼睛，呜呜地低叫。

吕家到了，可眼前的情景惊得庚威差点没一屁股蹲在地上，吕家原来那些气派的房屋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大深坑，一根根椽子被烧得乌黑，叫北风一吹，还有火苗呼呼蹿起。

庚威从废墟里扒出了吕鸿运夫妻两人的尸体，嚎啕大哭。庚威打小死了爹娘，是吕鸿运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成人。

哭累了，庚威才无力地站起身，四下乱瞅，却不见一个活人，他像一只困兽围着庄院转了又转，双手笼在嘴上，扯着嗓子喊：“有人吗，还有人吗？”

直喊得声嘶力竭，也没有人回应他，实在累了，庚威一屁股坐在土坎上，双手撕抓着头发，大口地喘着粗气，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突然得有点不太真实，像在做梦，一场噩梦，可眼前的那些断壁残垣，那些血迹遍地的尸体，又让他清醒，这不是梦，这是确凿无疑的现实。

庚威感觉到身后有异常，猛地抬头，那是吕家的长工段老五。庚威有点不大相信地用袖头呼啦一下眼睛，惊叫道，“老五叔，是你吗，你还活着？”段老五反穿着棉袄，两条黑色的棉裤腿早被挂破，裸露着白花花的棉花套子，脚上穿着一只棉鞋，很显然另一只早跑掉了。庚威一把抓住段老五：“五叔，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啊！”段老五还没开口，两行混浊的老泪就流了出来，长叹一声，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起来，哭完了，段老五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庚威讲了。

第二章 血海深仇

段老五说,昨天晚上,吃了饭,到马号给几头牲口喂了草料,他刚要躺下,就听见街上有杂沓的脚步声,跟着就传来敲门声,很急,吕鸿运都睡下了,又披着棉袄叫起段老五几个长工,看到底发生了啥事。门一开,眼前的情景把几个人吓了一跳,一群穿着军装的士兵,都扛着枪,衣冠不整的,一些人的帽子和鞋都跑掉了,更令段老五他们吃惊的是,这些当兵的当中,有几个还受了重伤,被人抬着,有进气没出气的,眼瞅着就不行了。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上前说,“哪位是当家的?”

吕鸿运拽了拽肩上的棉袄,吓得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飘,说:“我,我是,老总,这是咋回事啊?”

军官说,“老乡,我们是国军十七师的,跟鬼子在北边干了几十天了,防线被鬼子突破了,我带手下兄弟拼死突围出来,现在又饥又饿,又有兄弟受了重伤,实在走不动了,想在你这儿借住一宿,稍稍做下休整,明儿再赶路。”

吕鸿运二话没说,就把众人让进了院落,吩咐几个长工赶紧拿柴火,给这些国军取暖,又喊起吕刘氏生火做饭。

可等这队国军刚把碗放下,后边的小鬼子就追过来了,撒兵如豆,把村子包围得水泄不通,随着几颗曳光弹升天,小鬼子在村四周架起小钢炮,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那队国军虽然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可终究是寡不敌众,架不住小鬼子的火炮轰炸,战至半夜,几乎伤亡殆尽。

率队围攻的是日军一个叫龟田的少佐,龟田解决了国军的有生力量之后,一声令下,带队屠村,又是一阵猛烈的枪炮齐轰,吕家沟这个昔日宁静祥和与世无争的小山村瞬间被夷为平地,成为无人区。段老五的头脑还算活泛,眨眼工夫,竟有那么多人被打死,他知道再跑无益,索性就返回院里,掀开那口破铁锅,跳进了吕家的红薯窑,这才躲过一劫。

庚威听完段老五的讲述,气得钢牙直咬,青筋暴起。“狗日的小鬼子!”骂着,一拳头砸在眼前的两块烧砖上,两块砖立时齐茬茬被砍为两截。

缓过神的段老五问道:“娃,你送少东家上学,一走十几天,咋才回来啊?”

庚威就把自己的经历跟段老五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段老五一拍大腿,咳了一声:“小子,听叔的,你赶紧回部队去,小鬼子把全村的人都弄死了,咱跟狗日的不共戴天,这仇不报,枉活人啊!”

庚威说:“那你呢五叔,咋办?”

段老五说:“我老了,踢弹不动了,我要再年轻上十年,没二话,扭脸跟你找部队去,血债血还,死,也死在打小鬼子的阵上。”

庚威说:“五叔,我不想去部队。”

血色狼烟

XUE SE
LANG YAN

“为啥？”段老五一瞪眼。

庚威说：“我想找我师傅去，让师傅带着我们师兄弟跟小鬼子干。”

段老五说：“吓！小子，你平时那么聪明，现咋这么糊涂，就凭你们师傅那些人，纵是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真想把狗日的小鬼子赶出中国，替乡亲们报这血海深仇，还得依靠正规军，听叔的话，赶紧回去。”



第三章 狙杀蘑菇岭

多年以后，庚威还会准确地记得那个残阳如血的下午，那是他穿上军装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那是一场惊心动魄注定要载入史册的阻击战。

那天，庚威告别了段老五，一口气又跑到镇上，从集市上一个炸油条的那儿打探到一个消息，那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惊得庚威好一阵迷怔。

炸油条的说：“唉，你不是那个谁吗？”

庚威说：“是啊，我来找我师傅的。”

炸油条的说：“啊！你还不知道啊，三天前，你师傅带着你十几个师兄弟跟小鬼子拼大刀，被乱枪打死了！”

庚威的头嗡一下：“啊！你咋知道的？”

炸油条的说：“咳！全镇上下千把口人谁不知道这事啊，你师傅好样的，真是咱马家铺的爷们，大冬天，光着膀子，一把大刀砍死十几个小鬼子，可好汉难敌四手啊，还是叫小鬼子打死了。”

庚威说：“那你知道小鬼子把我师傅的尸体弄哪儿了去吗？”

炸油条的说：“叫小鬼子用卡车拉到城里了，具体弄哪儿，我就知道了。”

庚威疯了般在镇上乱窜了一个上午也没打听到师傅的最终下落，实在没招了，坐在镇西口的土坎上，把棉衣的扣子全解了，敞着怀，让呼呼的北风吹了一阵，最后才下定决心，听段老五的，再回部队。

庚威是黄昏时分回到营地的。

几个哨兵认识他，一个老兵说：“呀，你小子不是跑了吗，团长派出多少人四下找你，你咋还敢回来，你这不是拾粪老头挑灯笼——找屎（死）吗？看你小子年轻，我不抓你，你



赶紧逃吧。”

庚威说：“我不跑了，我不用你们抓，我自个找团长去。”

陈占魁听说庚威自个回来了，马上带着人迎出场院。

孙排法带着人呼啦一下就把庚威给围了，有人抖绳索就要捆，可早就领教过他的身手，又没谁敢当杠头第一个往上冲。

庚威也不动，面无表情地站着：“你们捆吧，我不还手。”

陈占魁说：“等等，先别捆，你小子自个说说为啥逃跑，是班长对你不好？”

“不是。”

“是老兵欺负你了？”

“不是。”

“那你为啥逃跑？”

“团长，我错了。”

“你知道当逃兵的下场吗？”

“知道，重者枪毙，轻者一百军棍。”

“军棍我今儿不打你，我只问你还跑吗？”

庚威说：“只要咱们跟小鬼子能真刀真枪地干，我再也不跑了，团长，我说到做到。”

陈占魁说：“我跟小鬼子干的第一仗就是喜峰口，这一路走来，我跟小鬼子交手的次数不下百回，我的部队就是打仗的部队，我已经得到上峰的命令，就这两天跟小鬼子就有场血战。”

“那别说了团长，我庚威是爷们还是孬种，你就看行动吧。”

庚威说到做到，带着对小鬼子的那份浓得化不开的仇恨，接下来，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不用孙排法再督促，各种训练总是冲在第一个，谁都看得出来，这小子的行为是发自肺腑的，是心甘情愿，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陈占魁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找庚威也谈了几次心，又私下告诉孙排法：“借着这势头，再好好给这小子淬淬火，争取最短时间内把他锻造成一块好钢。”团长发话了，孙排法不敢懈怠，加班加点，亲自示范，手把手地教，很快，庚威就娴熟地掌握了各种长短枪轻重武器的射击原理及实战中一些故障的排除。

这一天，半夜。

士兵们刚睡下，窗外突然一阵哨音传来，夜深人静，短而急促的哨音划破长空，听起来格外地刺耳。孙排法毕竟是个血里火里趟过来的老兵，警惕极高，呼地从床板上坐起，随手抓了棉袄，边穿衣服，边催促其他人：“快点快点，有情况，所有人动作都快点。”

庚威迅速地穿衣、叠被、上肩，随手抓了自己的枪，跟着班长就往外冲。

跑出房间，才发现，风刮得正紧，昏黄的灯光里，鹅毛大雪，像撕碎的破棉絮从天而